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陶鳴珂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指宗元祐元年三月守慶州范純粹乞以弃地易被虜之人䟽曰臣自元豐元年在陜西路備員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陜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今任赴官過闕雖蒙特許朝覲累狀乞上殿

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敷奏職事了不獲陳今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黷聖聽切以西夏之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華夏晏然秖因种諤沈括數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覆巢長驅或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戈甲諸路並興固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說並試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瘡痍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收復故砦廢

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敵境剏為興修横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闗輔公私之力曽不足以自支故日煩朝廷自内應副而邊防釁隙日在可憂彼夏國者深沈自居未即報應蓋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横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比時以來數數遣使跡如効順實廼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内則不修常貢既形欵我之計又為自資之謀臣聞累畨使人貨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其自資

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瘵之餘雖將招填
略充舊數而新人眇小未堪戰鬬朝廷但知兵籍數目
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
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兵並
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為無事人切憂之則
其款我之計亦已行矣常貢未修彼所以言邊事之未
竟也疆土不議彼所以為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
無可疑者然則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

力漸全待草豐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
暴肆跳梁倉卒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
體有傷若至期復舉干戈則生靈被害唯編户之方困
豈再籍之能堪臣心之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既不得奏
稟聖筭尋曾往見執政大臣語此邊事雖所慮亦或切
至而為謀未知所從如臣之愚亦何敢以此自任唯是
思慮所得參訪羣言不敢内有所懷願陳其説臣切以
謂諸路所取夏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

之所以乘困而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推之乃知必爭之地未弃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顧禮義當何如耳臣竊覩近時之論邊事者獨以謂彼既困怠無所能為加以數年可期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嘿嘿自處未有所請但為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鋭待時也是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與復以

來糜耗鉅萬斤弃為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追而它日之未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覩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聚斂掊積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懽呼愛戴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饋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傷民之令恐不能輙已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乘彼詞理恭順而姦謀未露

之日特降詔旨縣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具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忠藎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虜陷官員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釁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夷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於拯患問罪而不在乎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冦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也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伏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

之方義無可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事屢竭迂
淺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稱可非敢獨於此日驟為
首尾異同之論古人有言曰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取予之間正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誠在憂國志切愛
君以臣今言少闕聖慮如其粗有可採即乞宣付三省
樞密院令大臣共議事貴機速伏乞早賜處決庶不為
朝廷異時之患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
無隱矣其如位卑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

以誅竄自逃

貼黄臣頃者或聞北敵曾有文字到朝廷請勾下西邊兵馬臣昨充北朝國信使日其接伴之使嘗語及夏國之事亦云曾有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時隨宜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脣齒之國萬一北敵狡慢或一日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為言即朝廷至時却已難為處决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臣所謂事貴機速也

臣竊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吳堡鄜延路米脂義合浮圖環慶路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疆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利而所費芻糧皆是倍價計置及歲歲勞煩税戸遠入輸納至于運致錢帛器械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行斥弃委是並無闗害唯是鄜延路塞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近别無地利控扼之險自得塞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為中路屏蔽

粗為邊防之利兼此塞門一寨舊是漢城棄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蘭會之地耗蠹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會更不敢縷細開陳

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奏曰臣伏讀聖問有可禦西夏之術臣去年夏始聞西人欲求内臣以謂方國家多事務早安靜奏乞朝廷恢天海之量廣示開納禦四夷之

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息兵止固吾圉外夷懷服中夏

安寧則太平之風浸隆浸久兾鲁繳進神宗專令臣男

貽慶齎賜臣親書詔一本所貴審知神宗本意止務安

邊不欲輕舉皆是邊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徼倖萬一

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必料此詔已經聖覽今復蒙

下問所禦西夏之術臣愚何足以仰副虛佇臣切見西

人自去年已來凡數次入朝即未見脩歲時常貢之禮

亦未聞請常賜之物度其姦心必有所待當此之際朝

廷亦須有以待之邊臣亦必有以制之若更如向時种諤徐禧輩料敵不精謀攻失策致誤邊事即關中之人其心揺矣自靈武永樂王師不振之後兵勢民力尚未完復狡羌竊發必能制乎即如向時种諤輩皆云西人亂弱取如拾芥又可信乎國之大事豈可數為狂計所誤朝廷於此固當熟計而深念事欲美成計須先定當責成邊臣審料賊勢精選諜者密窺賊形必先事以待之使賊計不行邊壘有備此亦固羌夷之策為人謀之

小勝或西人款塞請覲詰其所由出於善意即導之使來俟至延安帥臣審察亦當得其要領先時奏聞廟堂之上可以預料而審度之俟至闕下知其所來必有所為因其所為之可否或議或詰審而應之可者即從否者即已若議及疆土須廟堂之上衆謀大同苟有後艱同任其責或取與之間謀有同異即各述利害理須明白後或不應謀果不臧自任其責廟謀一定邊計粗寧天下小康堂上高枕矣伏惟陛下聖明遠大之計固已

先定出於衆智豈俟臣之過慮然采芻荛擇狂言亮其誠而不責其妄幸甚

元年彦博又奏曰中外臣僚上言夏國受朝廷封册恩禮極優錫賚尤厚而敢忌恩背恵輙行公牒傳達驅吏自絶於天不脩貢奉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怒乞行天討以正有罪欲乞降詔邊帥及出勅牓以諭中外若朝廷姑務息民推天地之大徳曲示含容抑羣情之怒忿不與醜羌計較即乞明諭邊臣嚴加守備静以待之必

取全勝所有朝廷續遣大兵且令分屯次邊州軍以備緩急邉上勾抽

元祐元年十一月吏部尚書呂大防荅詔諭西事疏曰

臣伏准詔問戎人狡獪未測其誠心臣愚以為四裔之情自古無信西夏自繼遷以來專事譎詐惟朝廷御得其道則詐無所施或失其方則驕而益肆待遇之體不可不審然以臣觀之今日夏戎之情略可見矣羌人重於酬報先帝舉大兵徑抵靈武幾入其國而不能以數

萬人之衆入塞為報永樂諸將寡謀敗事使北敵僅得以藉口然自是王師深入不虞之咎非其本國舉兵之成功蓋未足以為美敵之無能為一也自來開邊進築之始敵必極力決爭乘其未堅至於三四不能得而後已昨蘭州之城攘斥甚廣雖一再至爭不能得去歲冰合遂不復來城既益堅敵望亦絶此虜之無能為二也比聞秉常極孱劣梁氏既死而秉常已亡則内難未已何暇外圖雖使秉常得存亦不足畏今數遣使入朝而

不早布誠欵者蓋苟欲觀望遷延不敢先發以示弱以
臣愚計切聞敵使旦夕到闕可使押伴臣僚且以私意
問其來使今主上嗣登寳位自大遼諸國皆遣使入賀
夏國是朝廷藩臣何故獨不至以觀其意足以測其偽
矣又詔問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寨亦慮孤僻不易
應援弃之則弱國威守之則終恐戎人在念臣以謂新
收疆土議者多言可弃蓋思之未熟也詔旨以為弱國
威真廟筭之遠慮然臣猶謂弃之不止弱國威而已又

有取侮於四夷之端焉不可不審計也况蘭州西羌之地本非夏國封境又其君長嘗受朝廷祿秩元昊以來方盜據其地延慶城寨則接近漢界一旦舉而棄之未見其可今日措置之宜只可降詔下本路將會州一處更不攻取其蘭州及延慶兩路新建城寨只據見得地界守禦亦可以稍安敵情而為議和之計矣議者不過謂戍兵少則不足以出戰多則無力以供饋臣愚以綏蘭之地皆並塞美田增招民兵墾以足食則供饋之費

省專事守計少存戰兵則騎兵可大減矣其增招民兵
墾闢曠土分守戰之計減供饋之費如以為可即乞下
臣條析子細利害又詔問邊計合如何措置向去如何
守禦臣愚以為今日邊計唯擇將帥為先轉運使為次
其他施設皆可取辦伏聞國初西戎之患多在環慶太
祖皇帝擇姚内斌董遵誨二驍將以守二州租賦之入
兵械之費一切付之而聽其自為西人畏之不敢入寇
今以四海九州之力奉邊而不足太祖以二州租入之

費禦戎而有餘以此言之守禦之方在於得人而已臣愚以陜西五路宜擇威名忠亮之人不限文武為之統帥其次以為將佐又擇公正強明之臣以為轉運使副俾各擇其才能以充其任使屬官備邊之城專事守計而出戰救援之兵蓄於内郡平居則散而耕寇至則聚而守且為内郡之兵以援之視寇入之多寡深淺而必報之無使其得志亦不妄動以生事守兵雖見大利不得出戰戰兵雖見大利不得久在邊如此則費省而易

供守堅而不墮其計矣

給事中孫覺乞弃蘭州上奏曰臣頃在諫職嘗議蘭州可弃兩次奏聞未蒙賜可切聞西人在館以蘭州為請而朝廷大臣議論不一或以為可弃或以為不可臣切思之二者皆有所見非茍而已也以為不可者以戎人難保弃信忘義今日得地明日侵邊未可知也與其割要地以利之而不能已其侵冐孰與守其要害而坐制其弊哉以為可者則以為蘭州之地乃彼所素有吾雖

得之增兵益戍未嘗有毫髮之益而歲縻一百七十餘萬羌人又嘗大舉圍閙久之乃罷終為中國之患而生西人之隙恐西人今請不已用兵未有已時二者所見雖不同然皆為中國計慮憂深思遠有志之士也以臣觀之今者朝廷之於西羌幸可乘其無事保養三數年間亦可以休息邊人困苦之弊萬一西羌不如所請跳踉桀驁如元豐時則臣知廟堂之上憂未艾也臣以為弃之便凡臣所謂弃之者非謂直弃以與之而已蓋欲

於未與之時先與之要約西界寨柵往時所謂要害羌人取之而去者有幾令西人先以還我約束既定乃議與之如此則吾所得者亦不少矣伏望聖慈因其來請特與之勿牽於異議拘於常守而失此機會也漢宣帝明主也趙充國良將也以宣帝之明充國之老練其論羌事往返至於五六年從其策而事乃集廣謀博議古之人不免要在明主擇而行之

哲宗時侍御史劉摯論邊事上言曰臣伏見元豐中出兵

西界增創城壘議者講求利害久矣臣亦嘗具三策上於朝今夏人汎遣使者已到邸累日其勢必有邀請雖廟議默定而區區不能自已謹復條列一二補前奏之未備以待採擇議者之論臣嘗詢訪本末備得其說為弃地之議者曰往年興師本以弔民伐罪既取地自利其勢必爭傷財害民以爭非其地其勢不得不弃困而後弃不如一捐空城予之以示恩惠此言是也然難者謂予地所以息爭若虎狼亡厭爭求不已得地據險益擾近郡其能保不為

患乎為守地之議者曰頻儲設阻增募土兵遠斥近援何地不守且先皇帝之所得而以予人非是此言亦是也然難者謂敵不得地兵難不解日引月長邊釁益大其能保終守此地乎故議者之論非不曲盡事理至於弭未然之患如難者所憂則雖好謀之人莫敢任責竊料朝廷深計遠慮未欲遽決亦必以此臣愚不佞獨謂用兵以終守其地誠難保也弃地而使不為患臣雖老矣願保没齒不見邊境之憂惟陛下赦其愚使畢其說

臣聞向所得地在㬕河為蘭州在鄜延為五寨蘭州本西蕃故地而五寨本夏戎所有也其地道里迂直産利厚薄所須守兵多寡轉餉勞逸皆朝廷所熟究臣不復道而自夏人視之為必争之地彼將以誓約為請固請而固不予彼將獸困而鬬借兵北戎以逞其忿朝廷且有西顧之憂使我師每戰每勝臣猶以為非國之利又況殺傷相當成敗未可知皇帝陛下諒陰之際太皇太后垂簾稱制正思與民休息而顧欲戮力血戰以争尺

寸無用之地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由此言之終守其地是臣之所以不敢保也國朝自祖宗以來歲捐金帛數十萬遣使修約而西羌稽首順命者數十百年矣蠻貊好事巳厭固天性也然且如此則恩深利厚足以覊縻其心故也今乘先帝討擊之威因其屈服之勢曠然推恵歸侵地復歳賜丁寧戒勑分棄前愆復謹舊約彼雖有桀黠䀠睚之意既一杜塞其欲無所發則亦將感激退聽復如前日何苦必欲動衆犯順以自魚

肉其民雖彼之國寧獨利乎古之養虎者時其饑飽適其怒心虎或可養而況四裔乎由此言之弭患息爭非獨臣以死保之自祖宗以來御此敵者用此道也臣頗采議者之論觀異日之勢而斷以此意大計既決其餘措置纖悉施行次第在朝廷裁之而已雖然臣猶有拳拳之愚不敢不盡今夫請地在彼予地在我是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之勢也為彼計則不得不急為我計正宜從容閒暇鎮以無事臣切怪近日議者皇皇汲汲視此

地如金城湯池唯恐不守不然如附贅懸疣唯速去之為快異議紛起先自惑亂又何其迫遽無大體也今使者雖在邸臣願且毋遽許以地而厚禮荅之善詞遣之或先復歲賜而徹示以不愛地之意度其効順堅決至於再至於三然後以歲月予之所謂許四裔不一而足夫豈晚乎臣愚不知大計惟陛下裁幸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慮邊五疏一曰四夷為中國患從古有之雖純王極治所不免然無如今日匈奴之盛彊

也禦戎之策前世止言中下雖搢紳之儒介胄之士備見利害互論得失或專和親以苟一時之安或務討伐以洗數世之耻然無如今日制御之失也盛彊之漸非一日而能蓋自光啟以來善窺中原之多故起掠旁鄰以廣部族至於石晉則又藉其兵勢以取天下乃割地以報之夫十六州者皆據宅要害天之所設以限四裔前世聚兵置帥控扼之地既已弃而為其巢穴矣而乃劃千里平廣之野以自守禦且藩墻不完而戶庭易覘

則寇兵奮臂以入又安恠其南牧之患哉是以晉祚之末悉衆來寇如蹈無人之境而得志以歸於是有輕中原之意國家之興數從數叛景德之役氣餒大喪始露講好之請章聖皇帝以休息天下為慮有為民屈已之說可其盟約因而罷兵而天下之武備漸以弛廢至寶元康定之間西鄙不庭王師未克敵人覘我之釁外自連結以邀利於上多張虛聲屢出慢言以駭惑朝廷之聽而當時之勢頗有未安乃議增其金帛以至五十萬

今三十年矣時獻一書歲馳一介設難可之求發非常之問以觀吾君吾相之應答而朝廷拳拳然若奉盟主未嘗輒忤其意寧忍愧恥不敢興事惟重賂柔辭以固鄰好舉天下生民之膏血刼以鞭扑聚以錐刀而歸於敵者幾千萬也古之外敵彊盛有如今日者乎古之制御外敵有如今日者乎然而恃以為長久之計亦竊為執事者不取也夫兵家之要先據地利不然則善屈敵人之力而勝之故軍志曰先處戰地趣戰者勞又曰以

佚待勞以飽待饑謂之理人力彼十六州者古稱險固之會而我皆失之則地利有不及也所恃者獨中國之富彊耳而掊剋吾民歲為供饋使之坐得厚賄以充其強悍之力而我之生民日趨困弊王兵未舉而邦本先揺動則素所恃者亦不足矣始防外憂而終召內患也雖曰和戎為利又安獲其利哉臣恐積日持久我虛彼實彼佚我勞一旦乘隙而發則勢將不可是和之愈久則害愈深而禍愈大所謂養虎遺患也善制四裔者不

若是叛戾不率則有戰困窮而馴伏然後與之和戰亦在我和亦在我是故中國不可料以一隅而四夷無得計今我常欲和彼常欲戰則彼能測我之所欲而以戰邀利於我乃其計之得也彼之所欲者亦未必然耳夫如是則中國何事於畏戰而好和哉今日尤宜思之矣景德之戰彼力既屈而謀臣猛將欲乘其敗以壓之此萬世之舉矣貸而不戮則固有噬臍之悔及其以地為請而議者不思遠圖廼許之以金幣垂三十年而請地

之釁復作於慶歷之始則又從而増之慶歷距今亦三十年矣知天子之新即位而欲窺中國備禦之淺深彊弱乃其謀也向之虚聲慢言而有請者疑其旦暮閒於朝廷矣臣雖甚愚不知何以禦之哉彼方窺吾之備禦而苟失其策則陵侮之勢無休已時也將拒之以兵邪則平日畏戰而不欲加兵矣將益之以賂邪則民力有限敵心無厭而國之大費日益不給用以制之者適足助之也藉以為利者陰受其害也名為惜民而實乃戕

民也勢至於此則莫若一任威斷而不可不用兵矣用兵之略臣敢繼而備論焉

二曰朝廷畏戰甚矣天下之士疑焉而未知其端也以體言之而謂不順乎則中國固可鞭笞四夷而隂主威也以義言之而謂無釁乎則慢求僭請接踵以至而衆心積憤也以地言之而謂其廣乎則我之享有四海而彼乃一隅也以兵言之而謂其多乎則我之成軍百萬而彼纔什二也以材言之而謂其足用乎則桀黠之族

不若多士之賢也以力言之而謂其富厚乎則馬羊之饒不若寶幣之積也中國之直且强敵之曲且弱也如此然猶畏戰而不敢用兵以正其罪論者乃曰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議而妄舉也斯大不然兵所以禁暴也惟其窮兵則受斃戰所以殄寇也惟其好戰則取亡國家方有四裔侵侮之患而未嘗一議誅削之策是以中國之氣鬱鬱不振而天下之心不勝其憾苟一日奮揚皇威以申九伐之令則豈及於窮兵好戰之失哉持是

談者膠柱於一偏而未能應變也度今之勢必可不至於兵戰惟甘言厚幣結其心而致萬世之安乎雖天下之愚夫曲士皆知其不足以結之而必至於兵戰也知甘言厚幣之不足結則何事極竭吾力以填盧山之壑而飽冦讎之力哉知兵戰之不可免則又何憚夫凶器危事而不講求其具也昔者六國併力以攻孤秦百戰而歸於覆亡者豈兵之不可勝歟葢以地賂秦而不知其地盡而兵亦弱也今天下之勢固萬萬異於六國然

以遼人與我為敵之情而言則亦有類於秦與六國之事彼常邀賂而無厭者欲窮我之力也以賂與之而不以兵禦之則何以息其見窮哉然則臣之所謂用兵者亦非大舉六師長驅深入輕吾民之命犯天下之危力決於一勝而驟平其巢穴蓋亦大為之防先嚴其備而次絶其賂示以必戰而求其成功於終也夫困則畀順彊則驕逆者敵之情也有田欽祚之勝然後有開寶之盟有逹蘭之敗然後有景德之好今肆其陵慢務求於

我而不已者豈其勢力必能乘中國之釁哉蓋六十年間狃於國家之仁治珍藏之財歲歲厚遺而無窮已壯夫猛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彼方之人少而耳所聞長而目所見惟知中國貨財之可取而不知中國威武之不可犯故也是以彊而不困驕逆日甚而畀順日逺幸今陛下纘治之始乾健離明運炤萬物天威霆怒震驚四海殊方獷俗深有未測而方覘伺於我則固宜乘此機會而更張備禦之策示之以無所假忍之意而有所必

誅之道以變易其視聽而破壞其姦心夫講求邊備申嚴軍政慎擇將帥精練士卒分屯要地以為犄角之勢謹固封畧以全守禦之形然後罷其歳賂而使之無素蓄之具則敵之計反覆皆窮而不知所出欲以賂為請乎則我之財不復可覬欲以戰為事乎則我之兵可用而無所憚夫内之既失於貨賄則其力自困外之又逼於守備則其勢無所得如此而部族之不微黨與之不潰者從古未甞有也不過十年敵必衰矣茍非屈服於

我以就命則必逃遁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域而不之見也夫然乘坐勝之勢復燕薊之地遵祖宗前定之策即范陽故府建堡置戍以遏三路入寇之漸則勲高古今而福及廟社豈不偉哉與夫平日委百萬之貲與人而拱手以待寇至者孰為愈也

三曰今天下之勢内無彊臣跋扈之漸外無無僭國割裂之危朝廷之上早夜深憂切計孜孜而不已者惟二邊之患臣嘗語其詳而奏於前篇矣及西戎逆順之情狀

臣亦竊覘其大略焉夫以五州之地數萬之衆而敢肆其豺狼之心求犯天子之威怒而不知懼者其故何哉蓋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御失其策也靈武之地方廣千里表裏山河草木肥茂足為放牧耕戰之所而一旦捨之以資彼寇使西域諸羌坦無隘礙合而為一則其類益廣其勢益彊不足恠也昔之制北敵者必通西域以弱其助今之所以不能通者由弃靈武而夏人安處其間為之障蔽也西域之不能通則北敵有以

連結而夏人之彊梗豈可量哉且自國初而來逆順固非一也興國之際繼捧既奉朝貢則繼遷為冦故端拱之詔賜國姓授節鉞以羈縻之至淳化之初侵掠不已是以太宗皇帝奮揚武怒鋭意誅翦王師一舉而俘其酋領蕃漢之户來歸者八千餘族因隳夏城徙民於内及至道之始則又有五路之伐然而諸將緩期不援遂喪大功貲養餘孽以遺害於後世至今天下深惜之洎乎章聖嗣位遷請蕃任朝廷雖察變詐姑務寧息乃有

刺史功臣之拜其後淸遠靈武之役起於咸平而二壘盡陷德明幼弱則有景德之歸嚮元昊狂悖則有寶元之僭叛此始終順逆其情狀可見者也賜之以國授之以節鉞封之以功臣加之以王爵朝廷之恩信極於此矣皆不足以怳來其心而屈服其志於是賂之以厚幣以固結盟好幸其不犯邊吏而免用師之勞豈惠中國綏四夷不戰而屈人兵之長計乎臣故曰彼之部族日以盛大而我之制禦失其策也况比歲已來服容官號

不復循習舊俗皆竊取朝廷之制而倣用之多遣介使以伸難塞之請屢傳閱集以驚近塞之耳目掊致逋逃又與之謀議叛釁之萌已數年矣而朝廷不為備慮從而養之甚可痛也臣計其逆戾之意不過兩端而已大則欲舉衆犯塞徼倖於一勝之利而徐圖所嚮小則欲益吾之歲賂而飽其貪心就兩端而窺之則所謂舉衆犯塞者亦未必能爾惟求益歲賂則固其心焉兵說有之詞卑者進詞彊者退昔冒頓匿壯士健馬不以示漢

使蓋有攻漢之心也誇人以形聲者豈必有其實哉由此而言則夏人為彼不庭之態者欲求益歳賂而已也彼以形聲誇我而遂益其賂乃逆計之得矣則無厭之求何時而息乎此天下之共議而廟堂之宜慎動也就使舉衆入冦則勝敗之際亦有兩端而已戰而勝邪則謂吾畏之而必益其賂戰而敗邪則必曰近塞諸羗擅用兵爾為此説者欲吾歳賜之不絶也彼之得失兩獲其利而吾可以不計哉内府之財羣生之力捨之以啗

寇則貽害益甚孰若取之以養兵而彊威也事之施設必有先後而利亦有大小今之所先者莫若精武備謹邊略不為形聲之所駭動而遂自處於柔弱恐懼之地來則禦之去則守之毋畏其兵毋繼以賂使之不測國家臨制之術夫然則其利雖小可弭數十年邊鄙之患而無旦夕之憂茍欲謀其大者而滌除本根之害則必復靈武而後可也

四曰朝廷之弃靈武凡幾十年矣議者以為殊方絶塞

無用之地昔漢武以英材雄略征伐天下舉造陽之地九百里而弃之元帝以捐之一言遂罷朱崖不復討擊皆足以垂裕後世然則何必疲獘中國之力而興事於彼哉臣雖狂愚輒謂不爾今西邊諸郡多與蕃戎接迹旦夕惴惴常有侵掠之虞者蓋失靈武而致其境土迫於我也況西域不能通而北鄙無以弱乎昔東漢之世西羌屢擾鄧隲欲弃涼州虞詡以為不可其議乃曰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

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為其臣屬於漢故也若弃其境或徙其人衆必生異志雖太公白起為將恐不足禦今靈武久弃而西羌盛大二鄙連結而中國之憂不已亦何異此故臣愚以為必復之則本根之患庶幾可以除也然則臣所謂復之之策者非經營朞月之間而速求其効蓋亦久而不懈而要以成功於終其措置之大略有三而已一曰離旁鄰之助二曰啟嚮化之心三曰分兵以困其力且西鄙諸羌類族至衆有地

可守有兵可戰雖彊弱大小其勢不一而其心不能相
君臣此固中國以四裔伐四裔之資也昔景德之初羅
支能以部族出討繼遷卒致敗滅當時議臣欲加王爵
褒寵其効令之不附於夏人者其謂誰乎則固宜敷導
恩信諭之禍福厚賜金幣重假名器以懷結其心而感
其力必有輸忠義而為梗於彼者使諸羌類族攻戰不
暇則外有所忌而内不敢抗於中國此之謂離旁鄰之
助臣又聞戎酋之性自用而好忍比歲以來雖腹心之

人往往罹陷誅殺是故為其役屬而處於要重者竊有款塞効順之意然而懼乎無見容之地而退就刑戮徬徨猶豫計莫能決則固宜擇任土人為之誘導可其來歸之請而撫存之且以索求其左右之姦謀則夏人之黨與將漸攜貳此之謂啟嚮化之心況今西夏之兵不滿二十萬已寇於我悉衆而至大抵長於聚而不長於散可以獨支於一隅而不可雜出於諸路是故犯秦隴則涇渭為無虞逼環慶則鱗府未嘗警此虛實衆寡可

見者也儻任吾犄角之勢而更相援助彼掠於東則擊其西彼擾於南則追其北則力有不逮而氣亦喪矣此之謂分兵以困其勢為是三說而濟以久而不懈則已失之地庶幾必復而西域有可通之漸乃中國數世之利也柰何不圖長遠之計而過務姑息幸朝夕之無寇至豈不惜哉今之所謂禁地者吾不可徒步輒履而彼得以放牧其間今之所謂巡照者吾不可張弓西嚮而彼得以縱暴於我言之國體殊未壯也苛法細禁徒自

損弱而不敢奮然革易者得非畏康定之失乎昔之失也盖萬事弛廢變生於倉卒而莫能支矣以今況昔則邊不失備兵已知戰而猶甘心以欺侮者誠亦未之思也

五曰自周而下外域之勢稍稍抗於中國而朝廷時有遣將用師之役其見於載籍可得而擬議者在詩則有采薇出車杕杜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類分列二雅而詠歌之至於齊桓以大國之資起為盟主而衛王室其

於異域最號有功雖春秋實予而孔子稱其一正天下
大槩皆務攘除驅逐而不使之有損於中國亦不以四
夷為難制漢氏初興大亂甫定羌戎之患屢起故其計
議雜出於一時之不得已而以和親為說於是中國四
夷之分始交而失其别及乎積久而國家旦夕常有四
夷之憂是以才謀智識之士探窮原本而務為經遠之
策志在力平邊鄙之難而不欲使之一日輙犯於中國
其思慮精密而規模恢廣雖時異事變亦可倣而用焉

夫欲特設一官以主蠻夷之事使吾日理而彼日危然後施三表五餌而係其頸令千家為一國而處之塞外此賈誼之術也夫欲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勞塞下之民父子相保而無係敵之患則與東方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敵者功相萬矣此鼂錯之議也夫欲度羌人故田及民所未墾願罷兵分屯要害賦以農事益積畜省大費以待寇之自弊此趙充國之計也夫欲令隴西以北定安以西八郡之民罪非不赦者皆得輸粟於

公以贖其過且廣邊備而為守戰之具此張敞之言也
今二邊之釁中國以為大患而百官不尸其責疆埸之
謀日勞於吾君吾相之念慮而未聞成功天下之務或
委廢而不暇修講則孰若特建一官以專其任使之廣
詢博聽竭其智力而辦之哉此賈誼之術可施於今日
也三邊之地嚴於扞敵一夕不敢忘備而土兵無幾聚
四方兇悍不逞之徒坐食塞下如寄於逆旅之中而督
以殄寇則孰若募近塞願徙之民及以罪而遷者一切

寛假而命之久安於彼以為禦衛哉此鼂錯之議可施於今日也一方少警則四海有饋餉之勞歲捂月斂竭耗民力以養不耕不戰之卒而勢不可已則孰若募人為屯以壂塞下之閒田而助足兵足食之利哉此趙充國之計可施於今日也不惜國家之公利召富商入穀而給之倍價以王官易民之錢刀假浮屠法以度非類而為饋邊之倘則孰若貸民之輕罪而命之以粟贖過且有紓於急匱哉此張敞之言可施於今日也臣竊惟

方今之敝蓋危而後為之謀及乎暫安則置而不議皆苟於一時之利而不若古人經營之久以圖其功於永世故也惟吾君吾相深思極慮參求古今之宜而慎其施設則四子之策孰云無補於朝廷乎勿謂其區區既往之陳迹而不之考也

陶又乞徙瀘州戎兵歸內郡上奏曰臣切見昔年瀘州乞弟入寇始因求索一髦骨價事至毫末而邊吏貪功覬賞擅行殺戮以至敗軍覆將騷動一方上煩朝廷兩

次命帥西討調發數萬公私之費其數不貲兩蜀瘡痍今未全復初林廣統領大兵深入巢穴及到乞弟住坐處止有茅屋數間賊亦遁去竟不能獲乃是以天下之力與螻蟻計較毫釐以生民膏血棄如糞土爾此朝臣固未詳知也其後以王光祖為瀘南安撫意欲生致賊酋光祖怙權作威肆其殘虐蕃漢被害怨淪骨髓經營數年亦無所得此朝廷亦未詳知也今瀘州內外屯兵萬餘作為聲勢欲致此賊其策亦疎矣夫欲致賊而不

匿其形賊不可得且萬兵之費饋運日勞雖無寇至坐耗民力臣愚以謂乞弟之存亡違順不足上煩朝慮宜一切置而不問唯徙重兵歸内郡以省横費戒邊臣守疆埸示不必取之意要以歳月當有成効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無侍讀蘇軾因擒果莊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曰臣竊見近者熙河路奏生擒果莊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

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為災亦不足恠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一百餘里嵗賜既罷和市亦絶敵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轉徙牛羊隳壊所失葢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

足歸黨之其民足五六千民大怩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既使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為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邉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邉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捨在我俟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敵雖背恩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敵雖有易我意然不得西蕃

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庫棟戩之賊臣也挾契丹公主以弑其君之二妻棟戩死匿喪不發逾年衆定廼詐稱嗣子偽書果莊温希沁等名以請於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邉臣審問果莊等以阿里庫當立不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庫真汝主矣汝能臣之如棟戩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都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吾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額命之

果莊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為安因其妄請便授節鉞阿里庫自知不當立而憂果莊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果莊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為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亮祚天付兇狂輕用其衆故其為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

國素與人多不協方内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久與中國敵卒料其姦謀葢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於遠邇必無用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切聞朝廷降詔諸路敕勵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切以謂開之太易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之意已見乎外此

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果莊之捷或有漸款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敵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於中深詔大臣密敕諸將若夏人款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敕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款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

不逆其善意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於往反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耶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敵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於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

未嘗直情而徑行而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為無事者臣竊以為過矣夫為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庫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迺至於此不幾於有病而不服藥

乎今又欲遽納夏人之使則是病未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於侍從之中受恩至深其於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二十七日軾又乞詔邉吏無進取及論果莊事宜劄子

奏曰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伏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本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

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憎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鬬力力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果莊威震異域邊臣賈勇爭欲立功以為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乃以忠順即用其

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為戒今又欲取講王城曰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有進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邉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如此朞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

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陝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敕戒之使歸以喻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果莊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化外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為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竊料果莊凶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為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雠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

非久生之道果莊若死則其臣子専意復讎必與阿里庫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蠻貊同舟遇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温希沁介於阿里庫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敵合三面以窺熈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庫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果莊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喻至意焉果莊既有生還之望不為求死之計其衆必

從以果莊之衆與温希沁合而討阿里庫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果莊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果莊本與阿里庫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庫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用之與同卧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果莊之獲無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

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果莊死於中國其衆雖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雖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為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為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

十月七日軾又乞約果莊討阿里庫劄子奏曰臣近者竊見劉舜卿賀表具言阿里庫罪狀又竊聞舜卿奏乞削阿里庫官爵續又聞阿里庫上章請命議者或欲許

其自新以臣愚慮二者之説皆未爲得何者阿里庫兇狡反覆必無革面洗心之理今聞其女已嫁梁伊伯之子庋其久遠必須協力致死共爲邊患今來上章請命蓋是部族新破衆叛親離恐吾乘勝致討力未能支故匿情忍詬以就大事若得休息數年蓄力養鋭假吾爵命以威脅諸羌誅不附已者羽翼既成西北相應必爲中原之憂非獨一方之病也且叚賊逆天犯順夲因輕料朝廷以爲必不能討已今若便從阿里庫之請則其

所料良不為過西蕃小醜朝為叛逆暮許通和則夏國之請理無不許二寇滔天自若欲戰欲和無不可者則西方之憂無時而止矣然遂從舜卿之請削奪官爵即須發兵深入致討彼新喪大首領舉國戒懼我師深入苟無他奇恐難以得志臣愚以謂當使邊將發厚幣遣辯士以離其腹心壞其羽翼今聞溫希沁等諸族已為所質勢未能動而又有凌戩在其肘腋迹同而心異若用臣前計使邊臣與果莊約若能使其部族與溫希沁

凌戩等合而討阿里庫納趙純忠即許以生還此政所謂以敵人攻敵人計無出此者若朝廷便許阿里庫通和即須推示赤心待之如舊不可復用計謀以圖此賊數年之後必自飛揚此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故臣願朝廷既不納其通和之請又不削奪其官爵存而勿論置之度外陰使邉臣以計圖之似為得策臣屢瀆天聽罪當誅死

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軾知定州又乞增脩弓箭社條約

狀奏曰臣竊見北敵久和河朔無事沿邉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陜西河東遠甚雖擬即目邉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沿邉諸軍未甞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彊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妻子赤露饑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壊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斂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

将校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脩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輙逃亡此豈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沿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輙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十數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敵疑畏或致生事臣覩祖宗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

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葢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實元慶歷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配刺宣毅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滬种世衡等專務整緝蕃漢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

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稱臣今河朔西路被邉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録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劒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敵及本土强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葢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體問得

元豐二年北界羣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刼為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冉萬冉昇及長行冉捷等部領社人與盜賊鬬敵趕趂捉殺直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内被冉萬射中賊頭徐德冉捷趕上斫獲首級并冉昇亦斫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内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户驍勇敢戰緩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

其約束賞罰奏得仁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昨於熙寧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彊壯弓箭社並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準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旨應兩地供輸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彊壯并義勇之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看詳上件兩次聖旨除兩地供輸村分方得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户無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

皆驅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委實全
藉此等寅夜防托顯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
不可廢但以無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
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陜西河東弓箭
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户
祖業田産官無絲毫之給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陜
西河東無異若樂相遼未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
真定府北寨皆有盜賊驚刼人户捕盜官吏拱手相視

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盡力則盜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賞罰加意揗循其人去訖輙復給用龎籍舊奏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内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

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廵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狃忕以生戎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敵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看詳嘉祐四年龎籍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增損

今參詳到下項

弓箭社人户但係久來團結地分並依見今已行

體例不拘物産高下丁口衆寡並每户選擇彊壯一丁充弓箭手貼黄髙彊人户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之已乆下等人户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户添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縁保甲法雖上户亦止一丁所以今來不敢增損每社置長社副社録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閲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名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替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内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内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彊盜入村鼓聲勾喚及到

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
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
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乞支錢二十貫如兩
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户下一年差徭如三
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
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貫
以上錢用社内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均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内單丁及

貧不及辦者許置槍及捍棒一條内一件不足若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一十人於地分内往來巡覷仍夲縣每季給歷一道委夲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夲地分失賊其當巡人委夲社監勒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歷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

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户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三百文

社内遇捉殺賊盜因鬬致死除依條官給絹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减半並以係省錢充社内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别作支用

社内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非時不得亂有糾集騷擾

已上並是罷籍起請已獲朝㫖事件自寧熙六年聖㫖廢罷後來民間依舊東私施行今參詳

增損修定

一弓箭社人户為與彊敵為隣各自守護骨肉墳墓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撿縣尉全藉此人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内有本社弓箭人户見

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盜賊既知逐社人户勾上村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户勾集彌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户每年冬教本塞與人氣俗相似以戰鬬為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帶器械其勢無由生踈欲乞應弓箭人户今後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

貼黄保甲法須是主户兩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

社人户者今來所乞本社内人户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虚名即非幸免顯無妨礙而使人户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虚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為利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闕頭目

一弓箭社人户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户苦樂不同理合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户並免兩税折變科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科錢物數目比之

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十六文所獲精鋭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衆保境亦須别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旬當及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

户差徭内别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乞録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户私下情願自相團結皆是縁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北敵不疑所以朧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

今來所管五百八十一村為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内人户分烟析生即各據户眼定差或外來人户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户若兩處有田産者不得緣此帶免别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貼黄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内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户勘會上件人户元是有些小虛名税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户抱脚供輸其人户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户及免冬教即須委自

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内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戸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為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戸無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為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既多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件錢數外其

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間山開川平無陂塘之嶮澶淵之役敵自是入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守而況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

戸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敵戰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異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免役歲以五千緡賞其尤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録白到嘉祐四年龐籍奏獲聖旨事件無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糴用錢數年免冬教所省按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面及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謹録奏聞

伏候勅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禦邊

宋哲宗時左司諫蘇轍論西邊警備狀曰臣近奏乞因夏國遣使入貢歸其侵地竊聞朝廷已降詔開許伏惟包荒之徳與天地同量使西邊之民自此得免餽餉之勞脫戰鬬之禍天下不勝幸甚然臣聞兵法受降如受

敵夷羌獸心見利忘義雖以恩信深加結納而備豫不虞不可整弛況朝廷數年以來舉兵攻討深入其地奪其疆土今雖接以恩禮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給賜城寨定立界至之際乘我無備輒肆猖狂則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謂宜明加約束所賜城寨須候逐路帥臣處置搬運器甲抽那兵馬凡百了當立定期日然後得與人交割若未了之間不得令一人一騎先期窺覘仍指揮沿邊將吏常加嚴備因夏國新復侵地謹守誓約

之際招塡士馬充實倉廩綏懷熟戶常若寇至不得爲其通和稍有廢弛如此數年朝廷常務懷柔以草其欲報之心邊臣常作隄防以折其內侮之志臣謂數年之外必無後患縱使背畔而邊計已完士氣已復庶其事勢亦不足深憂況背恩犯順彼曲我直雖復羌人亦當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賈勇制勝之道始自今日惟願陛下深詔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邊吏爲心則社稷之福也

轍又論蘭州等地狀曰臣竊見先帝因夏國内亂用兵攻討於熈河路増置蘭州於鄜延路増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議者講求利害久而不決其一曰蘭州五寨所在嶮遠餽運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國羌人得以養勇窺伺間隙要之久遠不得不棄危而後棄不如方今無事舉而與之猶足以示國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邊要害朝廷用兵費財僅而得之聚兵積粟為金湯之固蘭州下臨黄河當西戎咽喉之地上多衍沃略置堡障可

以招募弓箭手為耕戰之備自開拓以來平治徑路皆通行大兵若舉而棄之熙河必有晝閉之警所謂借寇兵資盜糧其勢必為後患此二議者臣聞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雖屢有信使而未脩臣職未請侵地則棄守之議朝廷無因自發今聞遣使來賀登極歸未出境而使者復至講和請地必在茲舉雖廟堂議論已得詳熟而小臣憂國不能嘿已輒敢覈實其事以為前件棄守之議皆非妄言然而朝廷當決從一議欲決此議當論

時之可否理之曲直筭之多寡誠使三者得失皆見於前則棄守之議可一言而決也何謂時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諒闇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覽政簾幃之中舉天下事屬之輔相當此之時安靖則有餘動則不足利在綏撫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與西戎必至於爭甲兵一起呼吸生變緩急之際何所咨決況陝西河東兩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匱瘡痍未復一聞兵事無不狼顧若使外患不解内變必相因而起

此所謂時可棄而不可守一也何謂理之曲直西戎近歲於朝廷本無大罪雖梁氏廢放其子而邊鄙外臣本不須治以中國之法先朝必欲弔伐但誅其罪人存立孤弱則雖異域之族猶將伏以聽命今廼割其土地作為城池以自封殖雖吾中國之人猶知其為利而不知其為義也曲直之辯不言可見蓋古之論兵者以直為壯以曲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連年入寇邊臣失律敗亡相繼然而四方士民裹糧奔命唯恐在後雖掮

骨中野不以為怨兵民競勸邊守卒固而中國徐亦自定無土崩之勢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禍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頃自出師西討雖一勝一負而計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寶元之多也然而邊人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憂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與負不直之謗而使關右子弟肝腦塗地臣恐邊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謂理可棄而不可守二也何謂筭之多寡棄守之議朝廷若舉而

行之其勢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論於守則言其幸於棄則言其不幸以較利害之實今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順求助北敵並出為寇屯戍日益飛輓不繼賊兵乘勝師喪國蹙蘭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熙河倉庾有素兵馬有備戎人懷惠不復作過此棄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復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決也若夫固守蘭州增築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戰西戎懷怨未能忘

爭時出虜略勝負相半耕者不安餽運難繼耗蠹中國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棄蘭州專守熈河西戎據蘭州之堅城道熈河之夷路我師不利復以秦鳳為境脩完廢壘復置烽候人力既勞費亦不小此棄之不幸者也夫守之雖幸然兵難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饋糧無有休日熈河因此物價踴貴見今守而不戰歲費已三百餘萬貫矣戰若不止戍兵必倍糧草衣賜隨亦增廣民力不支則土崩之禍或不可測也棄之雖不幸然

所棄本界外無用之城秦鳳之間兵民習熟近而易守轉輸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熈蘭難易十倍有守邊之勞而無腹心之患與平日無異也夫以守之幸較棄之不幸利害如此而況守未必幸而棄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惡歸其侵地復其歲賜通其和市彼稍有人心能不愧耻縱使酋豪内懐不順而國恩深厚無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間其勢必未能舉動萬一不然而使中國之士知朝廷棄已得之地含垢為

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懷此心勇氣自倍以攻則取以守則固天地且猶順之而況於人乎故臣願朝廷決計棄此然後慎擇名將以守熈河厚養蜀國多置弓箭手於熈蘭往還要路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於秦鳳以來多置番休之兵以為熈河緩急救應之備明敕將佐繕修守備寇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至庶幾可以無後患也臣自聞西使復來謹采衆議以三事參較利害反覆詳究理無可疑是以輒獻

狂言惟陛下裁擇幸甚

貼黄臣竊見二聖臨御除去煩苛天下之民想見太平之風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漸若朝廷靳惜蘭州等處堅守不與激令背畔使邊兵不解百費復興則自前苛政皆將復用太平之期不可復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與二三大臣詳議其事以天下安危為念勿爭尺寸之利以失大計則社稷之幸也

臣竊聞議者或謂若棄蘭州則熙河必不可守則

西蕃之馬無由徑至而夏戎必為蜀道之梗臣謂此皆刼持朝廷欲必守蘭州之說而非國之至計也臣聞熈河屬國彊族甚多朝廷養之極厚必不願為西戎所有若帥臣能以恩信結之統之以戍兵賉之以弓箭手又於熈蘭要路控以堅城臣恐西戎未易窺伺而西蕃之馬何遽不至乎至於蜀道之虞自非秦鳳階成等處蕩然無城池兵馬之備則西戎豈敢輕為此計臣謂此說亦空言而已

臣又聞説者謂韓縝昔與北朝商量河東地界舉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臺諫以此劾縝縝由此罷相故今朝廷議欲以蘭州等處復與西戎無敢主其議者臣謂蘭州等處與河東地界不可同日而語河東地界國之要地祖宗相傳誰敢失墜舉而與人非臣子之義至於蘭州等處本西戎舊地得之有費無益先帝討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歸之理無不可不得以河東地界為比也

轍再論蘭州等地狀曰臣近於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講和請地之議乞因此時舉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棄而與之安邊息民為社稷之計見今西使已到竊聞執政大臣棄守之論尚未堅定臣竊見皇帝陛下登極以來夏國雖屢遣使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是以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與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遣其來使徒手而歸一

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與不復為恩不許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臣又聞昔日取蘭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聖意先帝始議取靈武內臣李憲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蘭州先帝始議取橫山帥臣沈括种諤之徒不能遵奉聖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將吏不職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則不然其後元豐六年夏國遣使請罪先帝嘉其恭順為敕邊吏禁止侵

掠既又遣使謝恩請復疆土先帝仍為指揮保安軍與宥州議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奄棄萬國遂以至今由此言之蘭州五寨取之則非先帝本意棄之則出先帝遺意今議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為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聞議者或謂棄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與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

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士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究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

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為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則以漸制之勢無不可雖有干瀼亦何能為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棄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謀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棄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孰為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

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
聖慈以此反覆深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棄
守之議皆不得其便則天下幸甚
轍為御史中丞論熈河邊事疏曰臣近以熈河帥臣范
育與其將吏种誼种朴等妄興邊事東侵夏國西挑青
唐二難並起釁故莫測乞行責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
別具論奏臣竊復思念熈河邊釁本由誼朴狂妄覬幸
功賞今育雖已去而誼朴猶在新除帥臣葉康直又復

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覬望朝廷為誼朴所使若不並行移降則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論議亦自不一臣請詳陳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開熙河本無蘭州初不為患及李憲違命創築此城因言若無蘭州熙河決不可守自取蘭州又已十餘年今日欲築質孤勝如以侵夏國良田遂言若無質孤勝如蘭州亦不可守展轉生事類皆浮言蓋以邊防無事將吏安閒若不妄說事端無以邀求爵賞此則邊人之常態而自

古之通患也今若試加詰問理則自窮何者二寨廣狹幾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襲其勢必難保全既克二城乗勝以擊蘭州則蘭州之危何異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國若因此不順外脩朝貢以收賜予之利內實作過以收鹵獲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償此臣所謂貿孤勝如決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綏御西蕃棟戩老而無子趙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嘗遣苗履多持金幣以醇忠

見之是時聖意蓋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氊昏病遂為阿里骨所殺阿里骨本董氊之家奴先亂其家次取其國董氊之臣如鬼章溫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實一時之機會也是時朝廷若因機投隙遣將出兵擁納醇忠則不世之功庶幾可立而一時大臣不知出此遽以旄鉞寵綏簒奪之臣使得假中國爵命之重以役屬蕃部臣主之勢由此而堅然自是以來頗亦外脩臣節未顯背畔之迹而育等欲於此時復舉前策蓋已踈矣昔

曹公既克張魯劉曄言於公曰公既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劉備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誠因其傾而壓之蜀可傳檄而定若小緩之蜀人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公不從居七日聞蜀中震動公以問曄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夫機會一失七日之間遂不可為今乃於數年之後追行前計亦足以見其暗於事機而不達兵勢矣臣聞种諤昔在先朝以輕脫詐誕多敗少成常為先帝所薄今誼朴為人與諤無異誼於頃歲偶以勁兵掩

獲以此自負而西蕃懲於無備久作隄防亦無可乘之勢育自到任屢陳此計咫尺蕃界誰則不知臣謂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憂矣無鬧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數以千計納之則本無朝旨未有安坐之處卻之則於彼為畔必被屠戮之苦據此事情罪名不輕臣不曉朝廷曲加保全其意安在若不並行責降臣恐朝廷之憂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結連夏人同病共卹更出盜邊羽書交馳紛紜奔決當此之時大臣相顧不敢

任責而使明君聖母憂勞於帷幄之中雖食主議者之肉復何益乎臣所謂阿里骨決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國家安危邊民性命所係禍機之發間不旋踵故臣願陛下蚤發英斷黜此三人外則使異域知此狂謀本非聖意易以招懷內則使邊臣知賞罰尚存不敢妄作此當今所宜速行者也然尚謂熙河遭此破壞彼此相疑却欲招納令就平帖非得良帥未易可也臣覩葉康直之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頃緣權貴

所薦節制秦鳳秦鳳邊面至陋號為無事而康直於前年冬無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國大兵壓境兵役已興康直恐懼不敢興功妄以地凍請於朝廷役既不成虜亦廼去既無將帥靖重之略而當熈河揺動之時臣恐陛下西顧之憂未可弭也要須徙置它路更命熟事老將以領熈河仍特賜戒敕使知朝廷懐柔遠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邊患庶幾小息矣

貼黄葉康直頃歳差知秦州中書舍人曽肇諫議大

夫鮮于侁皆言康直昨因兵興調發芻糧一路騷

然及令兒男掘取窖藏斛㪷貨賣及建言欲由涇

原路入界和雇車乘人夫為知永興軍呂大防所

奏有違詔敕先帝欲深寘於法康直素事李憲

營救得免按其為人如此今熈河方反側未安而

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种朴昔因永洛覆師

之後父諤權領延安之日與其親戚徐勲矯為諤

奏妄自保明勞效仍邀取諸將賂遺幷奏其功先

帝覺其姦詐欲加極典既而釋之並特降官落職
停替諤因此憂恚發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貶
責臣恐熈河終未寧靖也
轍又論熈河邊事疏曰臣近論奏范育以措置邊事乖
方召還為戶部侍郎賞罰倒置乞行責降仍乞罷种誼
种朴本路差遣更擇熈河帥臣使之懐柔異類謹修邊
備雖蒙聖㫖罷育戶部而使還領熈河其於邊事一皆
如故臣方以為憂旋聞質孤勝如二寨近日已為夏人

出兵平蕩臣本儒生不習軍旅妄以人情揆度以為熙河創見於非守把之地修築城寨理既不直必生邊患言未絕口而夏國人兵既已破城而歸矣臣謹按二寨雖昔嘗興置至元豐五年並已廢罷與晝約羅等城無異今欲復行修築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諸將意欲侵奪良田收耕穫之利以守蘭州而不顧夏國爭占之害計其所得不補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驗然臣竊謂夏國所遣坤成使臣適至京師而國中遂敢舉兵

攻城略無所忌者意謂築城之役曲在熈河雖朝廷之重亦必不敢無名苛留其使故也邊計一失遂為敵人所侮可勝歎哉如臣愚見謂宜速擇良帥俾往綏靖一路至如聚粮添屯之類亦必隨事應副以備不虞今育與誼朴猶在本路覩其輕敵無謀貪功希賞必更妄起事端以葢前失關陜之憂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納趙醇忠謀巳宣露為阿里骨所怨二難交至可無慮乎昔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

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日按行賞罰則朝廷綱紀庶幾尚在也

貼黄臣竊見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賞罰故羣臣輕易造事去年議回黄河所費兵夫物料不可勝計功卒不成而議者仍舊在職略無責問臣下習見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輕造邊釁臣乞陛下以河

事為戒與大臣熟議必令任責不辭然後舉事

轍又論熈河邉事疏曰臣論范育种誼等不可留在熈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從臣亦言之不已不審陛下亦嘗察其故否臣初論育措置邉事失當不合遷戶部侍郎朝廷既追寢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責矣育知熈州誼知蘭州皆非今日之命臣雖不言於臣職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瀆聖聽誠有說也方今太皇太后陛下聽政於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於恭嘿之後欲以仁

覆天下則有餘欲以武服四夷則不足利在安靖不利
作為而大臣欲聽育等狂謀以興邊事使夏人由此失
和兵難不解當此之時欲相率持羽檄決計於簾前此
臣所以寒心者一也元祐以來朝廷懷柔夏人如恐不
及地界之議將成而絶者屢矣頃者朝命許以二十里
為界彼既忻然聽從而熈河幸甚其聽從之間於四十
里之外修築已廢舊寨奪其必爭膏腴之地板築未移
戎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問枉直所在興忿恚

之師為必取之計則關陜兵禍漸不可知若自知不直雖不復爭而留育等守之一則夏國懷疑終不信向二則育等猶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蓋前失患終不弭況復育等既結阿里庫之怨二隙交逼勢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憂患迫切育等瑣瑣臣肯屢以為言哉然臣所言於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緩數年而已於其私計無多損也臣愚以謂方論國事宜且先公後私以全大計不勝區區

孤忠憂國再三干瀆天聽甘俟斧鉞

轍又論前後處置夏國乖方疏曰臣前後四次論熙河處置邊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誼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論止言見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竊恐聖明尚有未矚再三煩瀆罪合萬死臣竊觀朝廷前後指揮方夏人猖狂寇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與奪多失其宜何者元祐三年朝廷遣使

往賜冊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謝使再遣兵馬蹂踐涇原朝廷方務遵養不復誅討於四年始復遣使奏乞以所賜四寨易塞門蘭州朝廷雖不聽其所乞然即為改易前詔不俟分畫地界先以歲賜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開喻來使及言所納永洛陷沒人口既經隔歲月或與元數不同並許據數交割及所立界至雖有自來遠近體例或山斜不等不許邊臣固執爭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請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與之者

也及鄜延路乞依夏人所請用綏州舊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之間量築堡鋪十里之外並為荒閒近黄河者仍以河為界朝廷一一聽之臣竊見先朝分畫綏州之日界至遠近責令帥臣相度保明往反審實乃從其說今所畫界首起鄜延經涉環慶涇原熈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審覆即以鄜延一路所見便利指喻夏人號令一布無由復反至今夏人執以為據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猖狂冦鈔未已則務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

至於熈蘭所請欲以蘭州黄河之北二十里為界臣竊謂過河守把勢已艱難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種地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一十里為界邊臣雖為此説然議者或謂蘭州每遣弓箭手耕種此地輙為夏人所殺若言已有耕者則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課歳入幾何二説相違理難遥度要須以此先與夏人商議各從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槩許之

朝廷既失先事籌量及號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後皆失
遂生厲階而熈河帥臣與其將佐迺敢不候朝旨於元
請之外修勝如質孤二寨二寨既於元豐五年廢罷其
載九域圖志見今無使臣兵馬住坐而妄謂夏人舊係
守把朝廷從而助之以九域圖志為差誤以吏部見差
管勾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檢使臣為守把臣謂茍以此
誑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
恐未可也此則臣所謂朝廷方夏人恭順朝貢以時則

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竊妄料朝廷之意勝如
質孤二寨必難議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一十里以
上界至亦無以取必於夏國葢朝廷歲賜大利既於無
事之時空以與人及此緩急無以爲重所謂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者也然則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決遇有朝
貢使介復來秋冬之交賊馬肥健時出寇掠受侮敵人
何時已耶如臣愚見欲檢會前奏移降育諠置之佗路
别擇名將謹守大信且修邊備本路疆界之議實非見

今守把者可推以與之以信前約其佗則令推公心具
長久計條列聞奏然後朝廷擇而行之則熈河尚可得
而安也今臣覷朝廷初無定議方熈河邊釁之作也急
名帥臣寘之戶部及臣言賞罰失當則急復遣育還帥
熈河至如种朴本與育誼共造邊隙今廼移朴涇原獨
留育誼若以召育為是則今遣之為非矣若以移朴為
當則獨留育誼為失政矣政令如此終々安適從徒遣猺
路穣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計豈可取決衍等之口

萬一敗事雖戮衍等何補於國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議討劉稹同列有異議者德裕請曰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今中外皆謂守信固盟中國之利若大臣有欲專任育等不顧邊患者臣願陛下以德裕之請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計事定之後案行賞罰今臣言已竭勢不能回不審陛下嘗以臣前説要之否邊事至重安危未可知惟陛下留神而已臣以狐忠誤蒙拔擢不敢不盡所懷以孤任使然觸犯者衆死有餘責

輒為戸部侍郎論西事狀曰臣伏見西夏頃自秉常之禍人心離貳梁氏與人多二族分據東西廂兵馬勢力相敵疑阻日深入寇之謀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納随即伏從使介相尋臣禮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來始有桀心出兵數萬掩襲涇原殺虜弓箭手數千人復歸巢穴朝廷方事安衆難於用武接以君臣之禮加以冊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賜金幣戎羌獸心敢為侮慢輒以地界為詞不復入謝至於坤成賀使亦遂不遣中外

臣子聞者莫不憤怒思食其肉臣忝備侍從主憂臣辱義不辭勞況臣擢自小官列於禁近議論幾事既其本職感激思報宜異常人是以冒昧獻言不避罪戾庶幾聖意由此感悟雖被譴逐臣不恨也臣竊惟當今之務以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審行事之得失然後料敵情之所在定制敵之長筭誠使四者畢陳於前羌戎小醜勢亦無能為也棟戩本與西夏世為仇讎元昊之亂仁宗賴其牽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討世効忠力非諸

藩之比迺者棟戩老病其相阿里庫擅其國事與其妻
契丹公主殺其二妻森摩氏其大將果莊及温希沁等
皆心懷不服阿里庫欺罔朝廷自稱棟戩嗣子朝廷不
察情偽不原逆順即以節鉞付之誅之不臧患自此起
阿里庫既知失衆虐用威刑衆心日離而果莊自謂與
阿里庫比肩一體頗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此間隙
折節下之先與阿里庫解仇結懽令轉説果莊舉兵入
寇復誘脅人多保忠今於涇原竊發黨與既立羽翼既

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動朝聽向若阿里庫以棟戬之死來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請遍問果莊溫希沁等以誰實當立若衆以阿里庫為可立則既立之後衆必無詞若以為不可則分棟戬之舊秩以三使額授此三人阿里庫無伉倖之命果莊無怨望之意則夏人無與為援安能動揺加以數年以來朝廷本厭兵事羌中測知此意亦以自安頃者忽命熈河點集人馬大城西關仍云來年當築龕谷聲實既暴虜心不寧舉兵自强釁亦由此

此所謂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簒逆之禍舉兵誅討侵攘地界為怨至深羌人之性重於復讎計其思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徒以喪亂相繼兵力彫殘陛下臨御之初意切懷納是以連年入貢以休息其民雖有恭順之言蓋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順固猶有詞今朝廷因其承襲之後賜之册命捐金錢二十餘萬緡以為之禮彼既與我有君臣之分然後可責以忠順之節朝廷此舉於義甚長而羌人無謀遂肆桀傲内則其國中

士民自知不直必不為用外則中國兵將皆有闘志易以立功曲直之機於此始定雖棄捐金幣以封殖寇讎小人謂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勵將士智者謂之得計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懷大志長於用兵𠅤祚天付凶狂輕用其衆頃為邊患皆歷歲年然而國小力微終以困斃今梁氏專國素與人多不協内自多難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竊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澤之深遠近所悉既無用武之

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獲勢脅必從以為狂言一聞求無不得今朝廷既已漸為邊備益兵練將則羌人之心已乖本計不過秋冬寒涼之後小小跳梁以嘗試朝廷而已若朝廷執意不搖守邊無失則款塞請盟本無愧恥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務求和則請求百端漸不可忍此所謂敵情之所在也凡欲應敵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謀必有二説其一以為慢詞既達則地界可得無窮之請因以滋彰其一以為雖不

得地實亦無損猖狂力屈稍復求和中國厭兵勢無不許方其不遜則張皇事勢夸示諸戎及其柔伏則畧為恭順使中國黽勉而聽今朝廷遣兵積粟地界之請固已不從而號令未明逆順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憚用兵之意無以折其姦心又恐將來姦窮力屈畧脩臣禮便與講和要約不堅必難持久昔趙欲與秦為媾其謀臣虞卿以為從趙為媾莫若從秦為媾於是東結齊人而秦人自至區區之趙尚知出此而況堂堂中國

畏避畜縮媮於無事不一分別曲直而反聽命於羌人哉臣願陛下明降詔書榜沿邊諸郡其大意略曰夏國項自亮祚喪亡先帝舉兵吊伐既絶歲賜復禁和市羌中最困一絹之直至十餘千又命沿邊將吏迭行攻討橫山一帶皆棄不敢耕窮守沙漠衣食併竭老少窮餓不能自存朕統御四海均覆無外憫此一方窮而無告遂勑諸道帥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復耕墾既通和市復許入貢使者一至賜予不貲販易而歸獲利

無筭傳聞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猶念孤童幼弱部族攜貳若非本朝賜之策命假以寵靈則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時朝士大夫咸謂羌性反覆心未可知使者將行言猶未已朕有存亡繼絶之志欲脩祖宗爵命諸侯之典以為寧人負我斷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禮命金錢幣帛相屬於道邊人父老觀者太息以為仁義之厚古所未有而敵心叵測飽而背德不遣謝使不賀坤成朕以君道撫之而不以臣禮報

朕天地所疾將相咸怒朕惟狂謀逆節止其一二姦臣
國人何辜當被殺戮是以弭兵安衆未議攻討然而逆
順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邊諸將飭勵兵馬廣為儲峙
敢有犯塞即殺無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禍必有鬼
誅姑脩吾疆以待其變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雖未
即款伏而姦計沮屈無以號令其下諸路兵民知彼曲
我直人思致死勇氣一發邊聲自倍此必然之勢也今
朝廷日夕備邊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隱忍不降此命使

敵一旦犯境終亦不免交鋒若聽臣此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敵初無有異而使士氣感奮以思戰敵情知難而自屈求和之請其至必速此所謂制敵之長筭也臣竊聞朝廷近已添屯兵將增廣邊儲議絶和市使熈河帥臣招來阿里庫果莊温希沁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饒之以金錢而寛其繩墨使將帥得盡其心間諜得盡其力則事無不成而敵漸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

蒙國厚恩不敢不盡昔熈寧元豐之間所行政令雖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濟之以威是以令無不從而事無不舉頃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謂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觀望靡然有縱弛怠惰之風平居無事姑以媮安可耳今敵不順勝負之變蓋未可知緩急之際威令無素何以使衆臣謂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歳大臣承用阿里庫欺罔之奏授以節制致令果莊懷憤入冦夏人乗釁違命此則

當時宰相樞密使副茍簡無謀之罪也近者涇原賊馬至者數萬殺略數千斥候不明備禦不及凞河賊退經今累月而殺傷焚蕩之奏至今未至此則將帥弛慢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為怪畧無責問政之不脩孰大於此中外相視以為疑怪朝廷方將使人蹈白刃赴湯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孫弘為相諸侯有逆謀請上侯印以塞責諸葛亮為相任馬謖不當請自貶三等以右將軍領事葢大臣體國不惜身自降黜為衆行

法今陛下何不取去歲冊命阿里庫與議大臣不論去位在位皆奪一官至於兩路將帥雖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廢皆使隨罪行罰以此號令四方庶幾知所畏憚政脩於朝廷之上而敵恐懼於千里之外勢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羣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

臣聞范仲淹守慶州因葛懷敏之敗請以任將非人因兩府遜謝損其勲爵而復其位以激勵諸將慰邊兵時雖不用而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雖不敏究觀往事

以為可施於今不敢默已小臣狂僭斧鉞之誅無所逃避惟陛下裁察

侍讀蘇頌論屯兵漕河大要疏曰臣今月初九日入侍經筵進讀三朝寶訓至咸平六年契丹南牧真宗皇帝嘗命輔臣條陳禦戎之策因謂宰相李沆等曰今已屯大兵敵未有隙聚兵曠費民力何以充給自來建議營田河道多為帥臣所沮臣伏蒙聖問屯兵漕河孰長臣尋上對以謂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蓋天下無

事兵雖不用而邊防武備在乎戍守則屯兵不可闕也既有戍守必資糧餉積儲糧餉須由運漕運漕小阻其費百倍是漕河不可闕也方契丹連歲繹騷邊城謹備真宗以露師累歲思長久控扼之術故語及營田設險儲糧贍軍之議葢為息民止戈之漸而帥臣不能遠謀但矜甲馬雄盛反以設險為示弱故李沆又陳功之難成葢人人互執所見參驗而行實為至便欲望聖斷決行是後雖與契丹講和然而運河營田終亦不廢至今

泌邊以為大利又國家禁旅大兵多駐泌河州縣皆取
運漕之便也臣故曰屯兵漕河二事相須闕一不可臣
退而伏思聖問淵奥皆經國裕民之先務臣前對踈淺
不甚周悉輙復稽考書傳所載前世已行之事進言其
一二仰備聖覽臣聞古者内諸夏而外四裔故有甸侯
要荒之限祭祀享貢之令葢異遠近而别夷夏也遠人
不服則侯伯之國得以文告而懲艾之故文王命南仲
伐玁狁城朔方而玁狁于夷宣王命召公平淮夷至江

漢而淮夷來獻此攻伐征討之備素具故也秦并諸侯天下混一而朔方未服始皇使蒙恬將兵攻取疲㢶中國卒無成功此無外禦之所致也韓安國將兵屯漁陽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而匈奴大入上谷漁陽掠其人畜而去此失備虞之所致也自爾以來中國未嘗無邊陲之患郡縣未嘗無戍守之役千金之費歲月相乘由是轉漕運糧之策興焉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起黃腄（直瑞反又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卒困民力漢守滎陽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闗中以給食糧道不絶遂興漢祚此運漕有策與無策之相去萬萬也趙充國擊先零請罷騎兵以步兵萬人留屯要害因田致穀威德並行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唐姜師度守易州始於薊門之北漲水為溝以隔奚契丹之冦又約魏武故迹傍海穿溝號平敵渠以避海道運糧者至今頼之此皆屯兵漕河前代之明驗也臣聞帝王之都必據形

勢故三代居河洛之間漢唐宅咸洛之壤我太祖皇帝

嘗愛洛陽山川之勝始有建都之意用軍校李懷忠陳

汴渠運漕之利遂東還京師此實聖斷睿謀因時適變

貽萬世之長策今京師有汴蔡廣濟轉輸之饒沿邊有

塘濼營屯之固鎮壓夷夏踰於金湯非三代漢唐之可

擬倫也臣頃在先朝竊聞今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嘗

蒙神宗顧問汴渠興置利害方平奏曰古者建國必依

山川今國家都汴實據平夷之地所以為形勢者禁旅

也資禁旅者粟帛也所以富粟帛者汴渠也望戒有司以時開塞毋輙輕議天下幸甚神宗深以為然審此言亦可見也兵漕河之大要也臣愚僭易開陳庶幾上禆

聖政之萬一

元祐五年六月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論棄地非便疏曰臣切聞春秋傳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是知先王之治天下其待中國與四夷其道固異何則夷狄天性桀驁恃遠負險中國弱則先叛彊則後服專以恩養則

倔強難制其勢使然也臣切覩自陛下臨御以來懲前日邊臣拓地邀賞之弊而大臣采宋璟不賞邊功之說務以息兵養民為事德意可謂至渥矣然自朝廷納西夏貢使復與歲賜恩禮不為不厚而戎人驕恣傲然無懷服之意遣使請地邀求無已廼知非恩之不至待之不勤其弊在於姑息之太過耳臣聞威過則怨恩過則驕怨則懷必死之心驕則有無厭之求昔先王之御遠人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恵以濟威知恵之不可獨行

故須威以行恩然後遠人且懷且畏無怨望輕侮之心今羌虜之情驕傲已見大臣務以息兵省事為意前日遽棄沿邊四寨以塞其請而戎心無厭邀請益甚不知大臣為陛下計將與之乎將拒之乎與之則地日蹙而威日削適足增其强悍之氣終不使之屈懾柔服以聽命令漢晁錯明於邊事嘗曰來而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又遺以土地以驕其氣乎臣聞兵以誅驕暴驕暴去則無所用兵政以治事事息則無所用政驕暴未

去而遽寢兵事未治而欲無事是為畏事苟安之計其極必至於用兵多事勞弊內外而後已昔漢因循以成七國之禍唐厭兵以成藩鎮之強此前事已然之驗也異域之情臣雖不知邊鄙之事臣雖未嘗習然士大夫自塞徼守官罷歸京師者訪聞非一皆如臣言又以古驗今羌虜之情宜不相遠故臣敢為陛下反覆陳之臣願陛下詔敕大臣虛懷訪問塞上罷官與知邊事之臣參伍稽考當得其實則羌人萬里之情可以坐見矣臣

開練兵選將積粟三者禦邊之急務厚賞重禄勸士之要術朝廷常救邊郡為五年之蓄不知今日之積其數幾何不可以不預計矣夫犯彊敵冒白刃士卒不顧死者利厚賞也前日薄首級之賞務以息邀功之士而不知非厚賞不足以使衆此不可以不講也伏願陛下詔諭大臣簡略細務留意安邊大計却羌戎無厭之求講練兵選將積粟厚賞之術遣知邊事可信之臣按察塞徼以詳守禦得失之實備蓄卒伍之數明誡邉吏以朝

廷之意羌虜柔服則治兵積粟以備之桀驁侵軼則邀擊前後以挫之退不得畏縮以驕其氣進不得興兵以費吾財張大天威赫然示異域不可侵犯之意則士氣日奮戎心日消四夷無侵陵之患中國有泰山之安矣夫先患而謀則有餘後事而計則無及此天下大計惟陛下留神益加詳擇

貼黄臣切聞西夏見今所爭蘭州塞地皆控扼戎馬要路若苟容目前無事全不計校輕以付與中外

之議深恐戎人擣虛長驅熈河數郡孤立難守為害非細臣切意大臣之計務欲安静無事故曲從其意若異時戎心無厭繼欲請熈河故地不知何詞以拒之臣訪聞沿邊得替官負皆以為戎人之情驕則愈横今以旁塞要地付與徒自去其藩扞長敵人彊悍之勢如傅虎以翼借寇以兵不唯無益適足為患為今之計不若治兵積穀選將厚賞畫地而勿與尺寸使戎心曉然知朝廷之意中國

之彊不敢輕犯願陛下詢訪執政大臣令以塞地與之不知果能使西夏懷惠無異日之患否不可必則是徒失險阻為乆遠之累如夏人以故地彊界為言則邊將盡荅以靈州亦朝廷故土西夏若還靈州中國亦償以故土如此亦足以折其無厭之情茲邊陲安危之計宜博訪審慮庶無後悔

臣愚所言非欲興兵生事葢西戎驕倨請求無厭若不講飭邊備折其貪冒之意其勢必至侵犯塞

郡勞師費用困弊中國伏乞陛下詔諭大臣以消未然之患

元祐間右正言王覿論呂惠卿違侵擾外界旨疏曰臣聞自古中國有以致異域之患者其端固不一也然大要多因守邊之吏貪功生事而侵擾之積以成釁其禍乃深故漢武帝用王恢聶壹之言絶匈奴之好以興馬邑之師初已無利而其後連兵不解者數十年唐明皇因孫誨趙惠琮之謀背吐蕃之盟以有青海之戰初雖

一擾而其後官軍陷没者數萬人如武帝明皇可謂英睿之主矣然一為邊吏所誤渝盟棄信以快一時而至使生靈肝腦塗地財竭力殫為後世笑可不為之痛惜哉故為國深慮者若貪功生事之邊吏置之法而無赦則庶幾得所以懷逺人安邊境之道也臣伏見資政殿大學士吕惠卿前知太原府於元豐八年内差知府州折克行等於四月十七日入西界三角川以來討蕩及差第一將訾虎等於四月十九日入西界聚星泊以來

討蕩二將及麟府州蕃漢士卒并帥府添差之兵無慮二萬人騎不惟無故結疊於彼而我之士卒陣亡及傷而見姓名者數百人隨軍子弟不預焉支過賞功及陣亡輕重傷銀絹二萬餘匹兩犒設及其餘錢糧又數萬計致西人𨚫於五月中引千餘騎犯邊至葭蘆寨供奉官王瑛以戰死兵士陷沒者六十餘人自是惠卿内懷憂恐過作守備於極邊難得糧草之地添屯兵馬虚費極多臣訪聞惠卿出兵之時邊境本自安靖徒以元豐

五年內曾有朝旨條往忽來為擾耕之計惠卿緣此於去年春間面諭諸將及遣屬官諷沿邊將佐申乞出兵蓋欲事成則功歸於已不成則罪在將佐而已故管勾麟府路軍馬公事張之諫不肯隨順申請惠卿挾怒奏黜人咸寃之未出兵之間三月六日登極大赦既到折克行以赦書指撝不侵擾外界未肯出兵惠卿不聽故克行等廼以四月十七日十九日入界臣伏讀三月六日赦書應沿邊州府仰逐處長吏并廵檢使臣鈐轄兵

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擾外界守疆埸勿令騷擾此朝
廷之美政陛下之盛德也凡州郡赦書初到之日集官
吏軍民而宣讀焉聖恩深厚孰不嘆嗟四夷傳聞當亦
感泣蓋皇帝陛下即位之始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以
神宗新棄天下聖心悲哀豈遑武事故須慰安隣敵休
息兵民俾兵民安土而無荷戈之憂隣敵歸心而無擾
邊之患然後可以見中國禮義之舉可以申聖孝亮陰
之情也而恵卿志不在哀心輕赦令徼倖功賞妄興師

徒使朝廷内則致疑於兵民外則失信於隣敵損虧國
體蠧傷聖政皆惠卿之由也臣檢會本朝自建隆以來
南郊等赦書並無前項不得侵擾外界等指揮惟太宗
真宗仁宗英宗神宗登極大赦戒勅邊吏與去年三月
六日赦文正同於此既有以見祖宗謹始之先務又有
以知陛下承祧之深意也是則於國家之體所繫豈輕
哉凡厥邊臣敢不恭命惠卿嘗為執政方握帥權朝廷
禮遇不為不優國家寄委不為不重所當將順聖德彌

壓邊陲若提封之内敢或違赦弄兵輒侵外境自當決
行軍法以嚴天子之命以為邊吏之戒安可自為亂階
身犯詔禁渙汗之號方恍於羣情無名之兵已駭於衆
聽如此則吏民豈復以赦書為可用異域豈復以中國
為可親四方豈復以朝命為可尊後世豈復以祖宗為
可法陛下以惠卿之罪為微罪耶大罪耶以惠卿之惡
為可恕耶為不可恕耶以惠卿之罪為微罪則自古以
來廢詔騁兵殘民辱國者皆微罪矣以惠卿之惡為可

恕則由今以往欺君罔上壞法亂常者皆可恕矣或謂惠鄉雖無遵用赦書之意亦豈敢更不奏請而遽遂出兵哉請不請固非臣之所知而其為罪惡則均也夫惠鄉不復奏請而遽出兵則是直廢赦勑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誅矣引赦為說而有請焉亦不過張大出兵之利以欺罔朝廷而已朝廷以邉帥之請而信之不疑則適足以致非禮之舉失信之過盡歸於朝廷也為臣不忠孰甚於此伏望聖慈察惠鄉妄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

格赦勅無人臣之禮隳祖宗謹始之意開邉鄙異日之患僥倖功賞志不在哀内致疑於兵民外失信於隣敵虧損國體蠧傷聖政畨行誅竄以為天下後世不忠不孝之戒干冒睿聖無任忠憤激切之至

貼黄登極赦内不得侵擾外界務要静守疆埸等指撝自太宗以來至陛下六聖所同守天下所共知也及惠卿一旦而壊之縉紳之稍識忠義者孰不憤歎但以惠卿凶險傾邪嘗任執政朋黨甚多恐

言發禍隨故未有敢以其事聞朝廷者惟朝廷特

賜主張臣非懼禍所慮臣言不行則於聖政所損

不細而已伏望聖慈詳察

又曰奏而廢赦與不奏而廢赦其罪之輕重相去

無幾但曾經奏稟即須更治經歷官司之罪也乞

聖慈詳酌

又曰赦到太原當在三月十日以後惠卿出兵在

四月十七日即是宣赦未及四十日而違赦出兵

也今後朝廷赦勑何以使吏民尊之隣敵信之況今正當朝廷務要守靜疆埸綏安隣敵之時故須竄誅惠卿以為邊吏之戒

又曰三月六日赦書必須數日而後可到太原其麟府等處得惠卿指揮而後出兵又須數日既以四月十七日出兵即惠卿措置出界等事正是初聞神宗上仙之時若疆埸有警勢須捍固所不論既邉境本自無事又赦書有不得侵擾外界務要

靜守疆埸之戒惠卿乃忍故違赦令忘哀動衆夫

因人之喪而伐之猶且不可自閒國哀之初若喪

考妣之際而謀動干戈也惠卿若不重行竄殛是

則人臣之不忠不孝者接跡而無懼矣惟聖慈詳

酌

又曰惠卿傾邪刻薄當其竊權用事之時簡賢附

勢壞法亂常為國巨蠹行手實之法騷動天下興

鄭俠之獄賊害正人謟奉王安石賴以進用後因

爭利而為仇援引徐禧擢之通顯終致喪師而辱國如此之類皆中外之所共知者言事臣寮必已及之臣不復論今惠卿雖已罪惡貫盈懼禍稱疾力求宮觀差遣欲以幸免緣前項太原府用兵之事所係國體甚大不可不行法也若為其已是宮觀差遣而寛假之乃是正中其姦計矣如此則奸凶之人何所懲艾

覿又狀曰臣再瀝懇誠上瀆天聽臣今言呂惠卿違赦

出兵事所繫國體甚大無條赦後之事伏望陛下出臣章與執政大臣議其罪法然中書侍郎張藻素出惠卿門下藻性傾邪與惠卿不異故自來交相為地人皆指為死黨今來陛下若與大臣議惠卿罪法藻必預焉論議之際惟聖慈察之無令藻姦計得行則天下之幸也干冒聖聰無任戰汗之至

又狀曰臣近有封事為資政殿大學士呂惠卿前知太原府於元豐八年內差知府州折克行及第一將訾虎

等於四月十七日十九日入西界三角川聚星泊等處討蕩有違三月六日登極大赦内不得侵擾外界指撝若惠卿不奏請而遂出兵則是直廢赦勅若引赦為説而有請馬亦不過張大出兵之利以欺罔朝廷而已朝廷以邊吏有請而信之不疑則適足以致非禮之舉失信之過盡歸於朝廷也為臣不忠孰大於此惠卿措置出界等事正是初聞神宗上仙之時乃忍故違赦勅忘哀動衆伏望聖慈察惠卿妄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格

赦勅無人臣之禮隳祖宗誕始之意開邊鄙異日之患
僥倖功賞志不在官內致疑於兵民外失信於隣敵虧
損國體蠹傷聖政蚤行誅竄以為後世不忠不孝之戒
等事其狀於今月初二日投進訖臣今來竊聞惠卿出
兵之前曾有奏請伏慮朝廷為其曾有奏請而薄其罪
臣請畢其說惠卿之罪在廢赦出兵不在奏不奏也奏
而廢赦不奏而廢赦其罪重輕相去無幾惠卿奏請之
意臣固不得而盡知然臣竊料之其說有二而已其一

不過謂元豐曾有旨為擾耕之計妄云與赦勅兩不相妨而可以出師則是惠卿引前詔以惑朝廷而乞廢赦也其二不過但以師期來請而不及赦則是惠卿心輕赦勅而直廢赦也引赦與不引赦雖異而其為廢赦則均也朝廷不允其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不得行而已朝廷允請乃是惠卿欺罔之計得行而已欺罔之計得行與不得行雖異其為欺罔則一也臣竊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初首宣赦勅欲以著大信於鄰

敵大戒於邊吏也乃因惠卿一舉而壞之本朝自太宗以來登極大赦指撝不得侵擾外界六世所共守也至惠卿一朝而廢之陛下謂惠卿之罪猶在可恕其所以為罪豈在奏與不奏之間乎伏望陛下檢會臣今月初二日奏狀幷今來所奏並付三省議惠卿之罪益行誅竄以警邊吏之慢以慰隣敵之心以為天下後世不忠不孝之戒惟聖慈詳酌施行臣不任區區忠憤之至

貼黄臣前狀或已付三省亦須得今來奏狀一處考

證伏望聖慈蚤賜降出施行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三十二